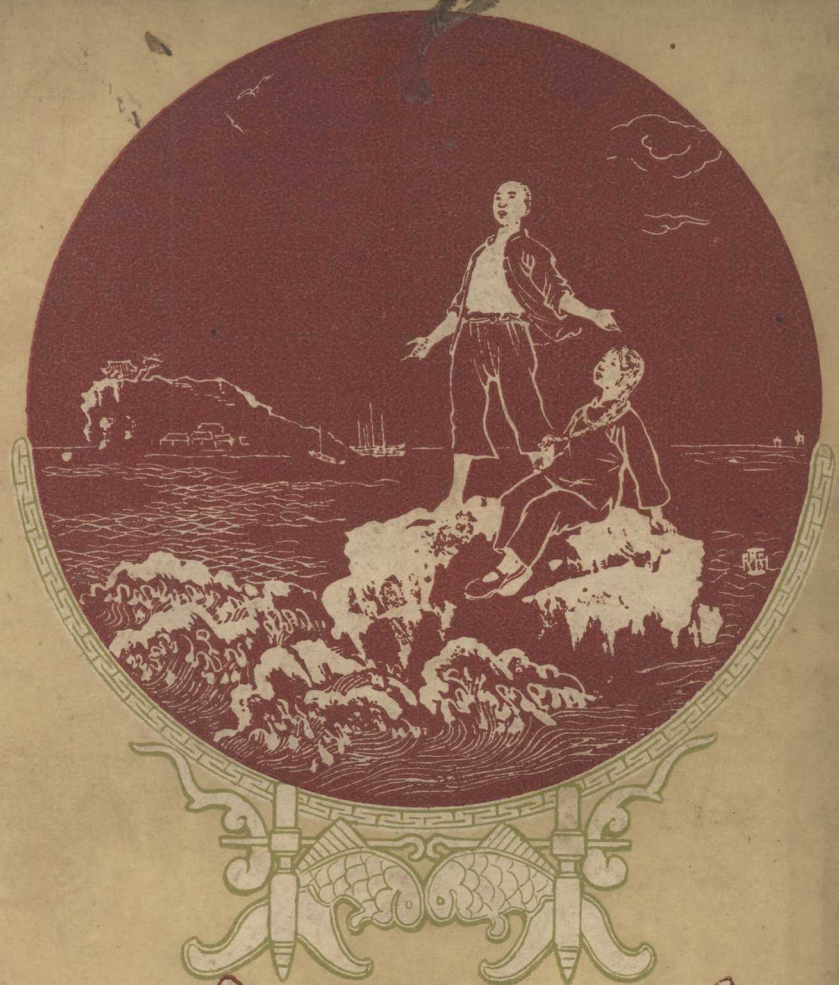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漁哥礁

王大鵬編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漁 哥 礁

王大鵬編著

李天心繪圖・裝幀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文8024 (高)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1 9/14 字數 270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4000 定價(3) 0.12 元



祖国东面的大海边上，有一个小島，名叫漁哥礁。

小島的西面是一片起伏的山地。这里叫礁上。小島的东面，又細又長，象頑皮孩子的小拳头，远远的伸到大海的心窝里，整天戏逗着海水，濺起了雪白的泡沫和轟轟的声响。这是礁头。

礁头的最东面矗立着一座大礁石。墨綠色的礁石，長得格格棱棱，象一个蓬乱着头髮的大獅子。獅子不耐煩的从海里伸出头来，瞪着眼，張着嘴，好象要吓唬住在它下面滚动着的大海，可是大海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扑着，跳着，用自己的水花在它的脖頸上套上了一个个白色的花圈。

礁石頂上聳立着兩块大石头。当我们从小島西面向东望去的时候，这两块大石头就象兩個人影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背对着漁哥礁，面向着大海洋。

他俩不但亲热地偎坐在一起，而且还偷偷的說着知心話呢！

不信嗎？

当你在沒风的早晨，天曠曠亮的时候，撥开薄薄的朝霧，悄悄的向礁头上走去，就可以听到他們对着东方飄涌着的朝霞唱出的輕輕的歌声；

当你在黄昏后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趴在海滩的石子上，就可以听见他们窃窃的私语声。不过说些什么，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听懂过。

据说，在好多年以前，礁石顶上除了几棵歪斜的古松和一座破烂的殿堂外，并没有这两块大石头。自从那一年一个雷暴雨的夜晚，礁石顶上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后，第二天才冒出了这两块大石头。从此，这一对青年男女就在早上唱歌，晚上私语；年复一年，直到今天。

你要问那一年礁顶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不幸的事情吗？这岛上的大人小孩都会说给你听。

故事是这样的。……

好多年以前，那时岛上还是一片荒蕪，在西面一片杂乱的山地上，住着二十来户渔民。渔民们经受不起贫穷和风雨的袭击，象过冬的毛毛虫似的躲在山岩的角落里，用黄褐色的石头砌成两堵石墙，傍山围成一座小屋，屋顶上堆满了砖、瓦、茅草和石头，一家老小都挤在一间漆黑的山洞似的屋子里过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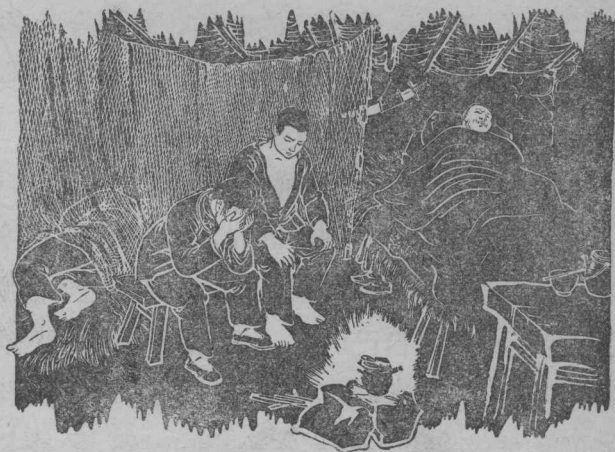
小屋的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海滩，平常，渔汛不到的时候，海滩上总是停着十几条破渔船。渔船象小屋一样的漆黑、苍老、破旧和阴暗。

小岛东面的礁石下，山半腰座落着一片大瓦房，瓦房的屋檐高傲地仰着头，翘着角，伸向四方。瓦房里住着一户渔霸陈老五。

海里的魚兒有魚王，魚王管理着大小魚蝦，可是魚蝦可以在大海里自由的游來游去。漁哥礁上有霸王，霸王霸住了全島，漁民出海打魚，進港回家都得經過陳老五的門下，出門的時候要交出海稅，進港的時候要交捕魚捐。所以漁民們一年四季出出進進，幾乎總是空船去空船來；捕魚的人兒吃不上魚，躲在小屋里忍氣吞聲的啃地瓜。

有一年秋天，在一個陰暗的夜晚，海風呼嘯着從遠方吹來，吹到島上，撕扯着島上二十來戶漁家屋頂上的茅草，向島上的每一個小縫隙里鑽着，然後帶着屋頂上所餘不多的幾把茅草，和滿村窮苦人的嘆息，狂笑而去。

三更天，島上一片漆黑，唯有一間最矮的小屋子里，還時而閃出亮光。小屋的牆角上，躺着一個年老的女人，幾縷花白的頭髮散亂的搭在她的臉上，半張着嘴，叫人看了害怕。她在發着寒熱。老女人身邊的一個小火盆，無力的擺動着火舌，火舌舔着屋子里的一



片夜色。火盆上燉着一劑湯藥。湯藥的氣味不時的從屋裡溢出屋外，被海風猛烈的吹散着，向空中飛去。火盆邊上，一個戴着銀項圈的十六七歲的姑娘，把頭埋在手臂裡，哭泣着。一個年輕人和她坐在一起，對着被火苗照亮的一張沉重的漁網發呆。他們這樣坐着，大約已經兩個時辰了。漁網的後面挂着一扇破草席，草席後面一個男人在打鼾，那是他們的舅舅。

漆黑的石牆上面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唯有一把雪亮的腰刀，映着火光閃閃發亮。

風小些了，不過還是在拍打着門窗，不時發出使人寒顫的声响。年輕人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，對姑娘說：

“別哭了，阿皎妹。你害怕嗎？”

阿皎用大襟擦了擦眼，把披在肩上的辮子挪了挪，用同樣低的聲音回答：

“我怕，漁哥。我媽死的時候，就跟今天差不多。那時候也正刮着大風，家裡就剩下我一個閨女家，又怕娘咽氣，又怕你們在海上出事，……”阿皎不想再說下去了。

多少辛酸的往事，又涌上了她的心頭。

當她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，就和漁哥非常要好，那時她父親和漁哥的父親是好朋友，兩家住得很近，經常一起出海打魚。兩位老人家看見自己的唯一的兒子和閨女這樣要好，就給他倆訂下了婚。那時，阿皎還不十分懂事，可是，當她知道她已經許給漁哥，能夠和漁哥永遠在一起的時候，她是多么高興啊！可是

不久媽媽病了。兩位老人家出海打魚，被一陣台風埋葬在海底。就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晚，久病的母親聽到這個噩耗，也一命歸了天。幸亏漁哥被島上的漁民救了上來，給漁哥娘留下了一線生的希望。從此，阿皎這位沒過門子的媳婦，就搬到婆婆家來。一家人全凭着漁哥和舅舅出海捕魚過日子。

這一天又碰上了暴風雨，而且婆婆又病得奄奄一息，虽说漁哥和舅舅都沒有出海，可是阿皎總感到好象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似的，所以大半夜來就和漁哥守着老娘哭泣着，不想睡覺。

床上的老娘翻了一個身。遠遠的傳來幾聲鷄叫。阿皎象從夢中驚醒似的，打了一個寒顫，把自己脖頸上的銀項圈取了下來，交給年輕人。

“漁哥，風小了，天也快亮了，你上大島去吧。把這個項圈當了，買點米，買點梅子。娘昨天晚上說想吃梅子。家里的米沒了，咱們還有地瓜干。娘病得這麼重，多給她老人家煮點稀飯吃，也許好得快点。你看還能不能再抓一劑藥。這劑藥已經熬過三回了。”

“阿皎，不用。”漁哥說。“項圈怎麼能當。這是你娘的嫁妝。你不是說，娘臨死的時候囑咐你，叫咱們結婚時用嗎？再說，它也當不了多少錢，你戴着吧。”

漁哥一邊給阿皎戴項圈一邊說：“我還是把舅舅叫醒出海去吧。如今雖然漁汛過了，老天保佑，也許還能捕點魚回來。”

阿皎一把拉住了漁哥。“別胡說。這樣的天气怎麼能出海。

漁汛過了能捕幾條魚。娘病得這樣重，萬一你在海上有個好歹，叫我娘倆怎麼辦？”

天亮了。風停了。除了大海滾卷着沙灘的嘩嘩聲之外，礁上平靜得象沒有人家一樣。漁哥和阿皎已經守了兩夜了，他們熬不過幾天來的疲累，慢慢的也就睡着了。

撲通一聲，門開了，闖進來兩個人影，其中一個又瘦又高，略微有些駝背，穿着一件藏青長袍，扎着紫紅色腰帶，手里拿着一卷破旧的賬本。這就是礁頭上有名的陳老五的管家武二。

“漁哥娘，早啊！病好了點嗎？五爺今天一早叫我去拿漁稅銀子，準備齊了嗎？”

武二一眼看見驚醒的漁哥和阿皎，就奸笑着走過去說：“哈哈，沒過門子的小倆口，不能在一个床上睡，就坐在一個凳子上睡，真新鮮。阿皎啊，別跟着這個窮小子受罪了。跟我們五爺多好，有吃有穿。五爺的床可比這塊破木头凳子舒服多了呀。”說着就把那只干瘦的手，向阿皎的臉上伸去。漁哥兩夜沒睡覺了，一腦門子悶氣，一肚皮火，他一拳打下了狗腿子的手。

“少動手動腳的，要銀子沒有，要命拿去。你敢動一動阿皎，我砸斷你的狗腿，叫你爬着回去！”

“漁哥！……”阿皎拉着漁哥的手，央求他不要得罪人。

“嘿嘿！這小子人小脾氣可不小。你這條小命喂狗都不要，叫我們五爺拿去干個屁呀。老實告訴你，我們五爺等錢用，限你七天繳上銀子。不然我也會這麼一早就來挨戶敲門。七天以

后繳不上銀子，命不要你的，小子，可是阿皎……”狗腿子用眼睨了睨阿皎，嚶笑着剛要轉身，忽又走過來繃着臉說道：“你以后說話再不干不淨的，惹得二爷火上來，沒你好受的。”說罷揚長而去，只有一扇門，還在不停的搖來晃去。

漁哥氣得一屁股坐在凳子上。阿皎和他默默地對望了半天，兩個人誰也說不出一句話。

最后，漁哥終於咬咬牙，站了起來。

“阿皎，叫醒舅舅，出海。”

二

孤苦的老更人，在寒風里嘆息着，用他的破旧的槲子，把遙遠的天邊，敲破了一塊灰白色的缺口，透過濕潤的微薄的朝霧和躍動着的大海，從這個缺口里托出了一輪金黃色的太陽。大海醒來了。

阿皎把散發着熱氣的被窩，輕輕地推開，摸着黑，蹣着腳尖向門口走去，她一步一停，連口大氣也不敢喘，悄悄地把門打開一條縫，迎着風，看看天又看看海，然後才深深的吐出一口長氣。

“風不大嗎？阿皎？”

阿皎一楞——終於把娘吵醒了，真後悔不該這麼早起身。可是她為了這和平的天氣高興。

“風不大，娘，”阿皎高興地說，“今天漁哥一定會回來了。”

“嗯，会回来，”娘回答道。“你再睡一会儿吧，天还早，等他回来你又該閑不住了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阿皎轉身回到屋里。

象往常一样，阿皎在半明半暗的晨曦中，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，她把每一个牆角都打扫干净，然后着手做饭。她一面忙着，一面不断伸着头往外望。

“涌^{〔注〕}大嗎？”漁哥娘看見阿皎往外望，便担心的問道。

“不。”

“霧大嗎？”

“霧也不大。”阿皎又往外望了望。

“你別尽往外看，閨女，瞧你那慌慌張張的樣子，快收拾好到灘上去瞧瞧。有船来了好早点給我报个信。”

“我就去，娘。”阿皎的动作更加忙乱了。

阿皎在海灘上坐了一天。

大海象一个醉倒的老人，翻动着波濤，抬起头来又爬下地去，把他花白的头髮甩在石子上，石子发出轟轟的鳴响，海鷗也随着大海从浪花上騰起来，又帶着它吵啞的声音落下去，半天都不再飞起来，簡直猜不出它是在休息还是在捉魚。

“我要能变成一只海鷗，落在漁哥的船帆上，那多好。”

“唉！可是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呢？”

天漸漸黑了，海上仍然不見一只归帆。

〔注〕 涌：大的浪叫涌。

阿皎停住了手里的針綫，瞪着暮色蒼茫的大海，腳底下刨開了兩個沙坑，衣服也不知不覺地被揉皺了一大團，兩滴眼淚象水花一樣在眼睛里漂着。

掌燈的時候，阿皎回到家里，一頭撲在床上嗚嗚地哭起來。漁哥娘撫摸着阿皎的臉，咳嗽着：

“別傷心，好阿皎！你娘和我都是從姑娘時候起，就這麼年年等啊月月盼。咱們漁家女人就是這麼苦命，男人出海打魚，女人在家擔心，自古的漁民都是這樣啊！碰上了好天氣還阿彌陀佛；碰上了壞天氣，你呼天天不應，喚地地不靈。大海象親娘一樣，給咱們吃，給咱們穿，可是她凶起來的時候，比閻王還可怕，有誰來可憐咱們漁家的女人喲！”

阿皎用手臂擦了擦淚眼，嗚咽着說：“我沒傷心，你歇着吧。都五天了，還不回來。”

“洋上不是還平靜嗎？”

“平靜，沒有風，涌也不大。”

“唉！可怕的不是風，也不是涌。漁家兒郎哪一個不是喝風坐浪長大的？可怕的是陳老五，他年年要稅，月月要捐，大秤進，小秤出，把大海里的魚全給了他，他也不知足呀，天生他是啃漁民骨頭吃漁民肉的黑心狼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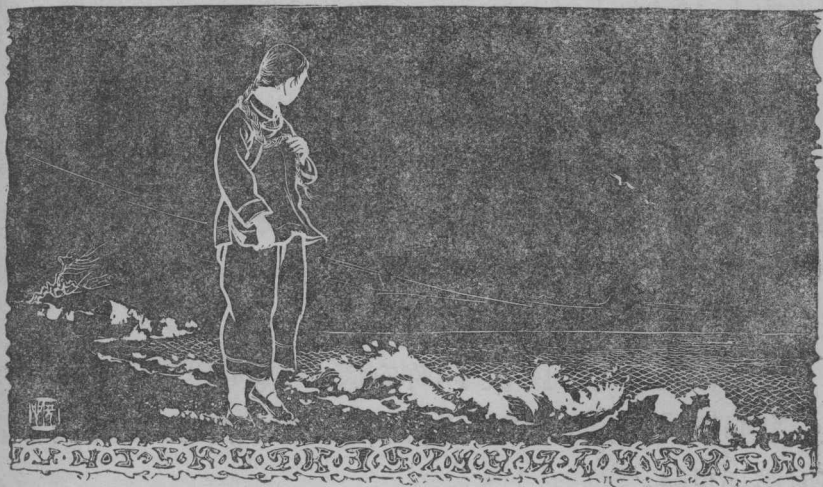
“娘，你歇着吧，別多說了，你有病。”

“阿皎啊，我看你到礁頭上的廟里去燒個香吧。那里的菩薩有時候還靈驗。”

“嗯。你睡吧，你睡着了我就去。”阿皎回答道。

漁哥礁的礁石頂上，朝東的背窪里，有一座破廟。廟里只住着一位守廟的老頭兒，大家都叫他老爺爺。他是漁哥礁上年紀最大的老漁民，沒子沒孫，每年就靠着香火錢和漁民們周濟一點干糧，在這古廟里度過他的殘年。廟里有一座大鐘。這位老爺爺在海上苦了一輩子，老有經驗，每到大風將臨，或者礁上出了什麼緊急事情的時候，老爺爺就敲起大鐘來驚動大家。

這一天晚上，阿皎把娘伏侍睡了，換了件衣服，吹熄了燈，就溜出家門，來到海灘上。她瞧了瞧海灘，海灘和晚半晌一樣，沒有增加一條漁船。海水已經把漁船遠遠地撇在沙灘上，自己退了回去，但不時地還伸長着舌頭，舔弄着白天孩子們玩剩下的沙堆。



阿皎爬上了礁頂，推開了廟門，走到正殿上，燒上一炷香。大廟里陰沉、淒涼、昏暗，沒有一點亮光。從殿堂的夾道里，慢慢地走出來一位老態龍鍾的爷爷。

“阿皎啊，天晴得比海都藍，你黑天半夜的來燒什麼香啊？”

“老爷爷，娘病得很重，陳老五又逼着七天以內繳上漁稅，漁哥出海五天了不見回來。我想燒炷香，叫娘的病快點好，叫漁哥多捕點魚早回來。”

“啊，漁哥出海了。念佛吧，漁民除了靠海靠天還靠誰呀！”

老爷爷說着說着又慢騰騰地隱沒在幽暗夾道里。唯有阿皎一個人，跪在殿堂的菩薩腳下，默默地祈禱。

三

漁哥和舅舅，在遙遠的外洋上，張開了他們的漁網捕魚。他們原本紅腫的兩眼更紅腫了，他們原本龜裂的手掌更龜裂了；他們在茫茫的大海上，伸張着兩只手臂，阻擋着每一股洋流，搜尋着每一塊海区，他們徒然地追逐着、搜尋着、掙扎着，沒有結果。失望浸透着他們的心，象腥咸的海水浸透着他們手上的裂紋，發出陣陣的絞痛。已經五天五夜了，不見有一條魚兒進網。

“向東航行！”漁哥暴怒地指揮着舅舅。

“起網！”

網起上來了，是空空的。

“再向東，朝左！”漁哥大叫着。

“撒網！”

網拉上來了，還是空空的。

漁哥炯炯發光的大眼，都快冒出火來了，他再也忍耐不住了。怎麼他也不能相信，老天竟會這樣虧殺他。他想着久病的老娘，半張着嘴，在等待他的一口熱湯；他想着阿蛟，獨自站在海灘上，熱切地盼望着他早歸航，她那脖頸上的銀項圈還在微微發亮。他想他從小長大，並沒有做過一件虧心事。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时候，有一次聽說爸爸捕回來滿倉的黃魚，他一口气从礁上跑到礁頭去迎接爸爸，可是爸爸的船被陳老五扣下了，差不多全船的魚都繳了捐稅。他氣不過，從陳老五的魚簍子里奪回了一條小黃魚揣在懷里，結果被陳老五狠命地一巴掌，把嘴都打出血了。從那時起他就想報仇，可是這麼多年來他的仇都沒有報，而且現在爸爸死了，他又在大海上為繳稅捕魚了。他想，他怎麼欠陳老五那麼多魚，而且永遠也還不清呢？這是誰定下的規矩呢？他這麼想着想着，越想越亂，越想越冒火，他真想把誰臭罵一頓才痛快。可是罵誰呢？無邊無岸的起伏的大海上，只有他和舅舅。他看看大海，大海翻滾動蕩；他看看舅舅，舅舅象久病的老牛一樣蹲在船尾上，兩只紅紅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大海，好像他發現了海底里有一塊黃金似的。

“舅舅，”漁哥叫道。“再下一網，這一網打不上魚就滾他娘的，回航。”

“回航？”舅舅看了漁哥一眼又把眼睛盯着海底。“回航有什麼

么用，你拿什么給陈老五？”

“我拿刀子給陈老五！”漁哥不耐煩的道。

“算啦。”舅舅的眼睛还是不离开海底。“別小孩子脾气啦。菩薩保佑，別打上一条鮭魚就阿弥陀佛啦。”

漁民有一种迷信——捕魚捕到鮭魚最倒霉，捕到一条鮭魚就再也捕不上魚来了，必須把鮭魚放回大海，駛回港去，等下一季魚汛来时再出海才能捕到魚。所以，漁民們往往捕到一条鮭魚以后就鬼哭神嚎的燒香叩头，把它送回大海，然后敗兴地駛回港去，成天吃齋念佛，求菩薩保佑他們时回运转。

“打上一条鮭魚？”漁哥一肚子火，看見舅舅还在不紧不忙的說背时話，就跳起来叫道，“捕到一条鮭魚我就把它杀了。”

“你跟我发什么火，傻瓜。”舅舅从船尾上站了起来。“也不是我叫你捕鮭魚的，我不过是說說罢了。下網吧！”

大網顫顫地展开来，鋪在大海上。小船在寂寞的大海上，任波浪摧打着，漂漂蕩蕩。

过了許久，是起網的时候了。甥舅兩人小心翼翼地起着網。漁網一寸寸的升起，兩顆心一点点的緊張。漁網几乎起尽了，仍然不見一条魚。漁哥賭气一拉，突然跳出一条魚来，仔細一看——鮭魚！

舅舅一头扑在甲板上嚎啕大哭。

漁哥呆住了。

大海是多么寬广啊，波濤万頃。难道除了漁人的眼泪，就沒



有埋藏着一滴希望？大海，奔騰的大海啊！漁民需要的是溫飽，他們受夠了苦難。而對於溫飽，你是那樣吝嗇；對於苦難，你又是多么慷慨喲！

漁哥猛力一把抓起鮭魚，把它一下子甩到船倉里，隨身抽出腰刀直奔下倉去。

“鮭魚呀，鮭魚！”漁哥說道。“我們祖祖輩輩敬畏你，捉住你都把你放了，好讓你保佑我們漁家過幾天安生日子。可是我今天這樣倒霉，你還來找我，你嫌我倒霉還沒有倒到家嗎？你是存心和我過不去，不叫我活了。好吧，你也別想活着回去。”

舉起腰刀，漁哥便向鮭魚刺去。

“慢點，漁哥叔叔，我有話跟你說。”

正當刀尖快刺到鮭魚時，漁哥聽見小姑娘似的話聲。一楞。

“難道我今天真碰見鬼了？”漁哥想。“可是明明有这么一个

声音叫我慢点呀！”漁哥急忙縮回腰刀，看看四周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他轉回頭來默默的凝視着鮭魚。姣小的鮭魚閃爍着黑油油的亮光，睜着兩隻滾圓的大眼扑塔扑塔地瞅着漁哥，金色的眼圈儿上漂着水汪汪的泪花。

“你說吧，叫你再活一会儿。”漁哥口气很硬，但声音很軟，还微微的有点发顫，他想压制自己的恐惧。

“漁哥叔叔，可憐可憐我，放我回去吧。我媽媽在家等着我呢。我今天头一回出門就碰見了你，我沒有存心和你过不去。”鮭魚說。

“可憐可憐你？”漁哥有点不害怕了。“你怎么不可憐可憐我呢？我娘在家病得要死，我出来打了五天五夜魚，一条也撈不到手，你又跳到我船上来，我凭什么可憐你呢？我今天非杀死你不可；反正我也活不成。”

“不会的，漁哥叔叔，”鮭魚說。“你不会捕不到魚的。你把我的眼泪蘸一点抹到你眼里，你就可以看見魚群在哪儿了。放我回去吧，漁哥叔叔，媽媽等急了。”

“真的嗎？”漁哥怀疑地問道。

“真的。”鮭魚回答說。

漁哥半信半疑地弯下腰去，用手指蘸了一滴鮭魚的眼泪抹到自己眼睛里，然后走出船仓，站在甲板上。果然，他的眼睛亮了，看見黑压压的魚群在游动着。

“下網！”漁哥叫道。